



辛白羊  
編劇

心靈  
之窗

### 四幕劇

時間：民國四十四年夏至四十五年夏

地點：某都市

人物：  
梁西芬 女醫生  
梁西賓 外國留學生、西芬之弟，廿六歲  
梁西芳 西芬西賓之妹，十九歲  
梁父 西芬西賓西芳之父，六十餘歲  
梁母 梁父之妻，五十餘歲  
趙天青 大學四年學生  
魯萍 西賓未婚妻  
趙母 西賓之母  
院長  
護士甲  
護士乙  
警察甲  
警察乙  
民甲  
民乙  
村婦  
下女  
婦女  
民丙

### 第一幕

時間：仲夏的早上，九時許

地點：一個城市中的中等家庭

佈景：這是一間新舊相間的客廳中，舞台中央靠近牆壁中擺着長而高大的供桌，上供西方三聖大佛像，兩旁擺着香爐，燭台，供有香花，水菓，桌前放有銅鑪，木魚等法器。舞台佈景左邊是一扇自動的房門，門窗為錢紗，向右是一扇高而大的紗窗。在右邊也是房門，不過較左旁房門為小，掛有白色布質的門簾，顯現出這是通往臥房的門。舞台偏左在臥房門上端擺着小小型沙發，在房門那邊擺有幾隻藤椅。在供桌前是拜墊。整個舞台的中心部分要空出來。

孕婦  
左邊寬大的紗窗外，椰子樹在隨風搖擺。  
梁母：小小姐，難得來一次，真是真客！

梁母：這是一間新舊相間的客廳中，舞台中央靠近牆壁中擺着長而高大的供桌，上供西方三聖大佛像，兩旁擺着香爐，燭台，供有香花，水菓，桌前放有銅鑪，木魚等法器。舞台佈景左邊是一扇自動的房門，門窗為錢紗，向右是一扇高而大的紗窗。在右邊也是房門，不過較左旁房門為小，掛有白色布質的門簾，顯現出這是通往臥房的門。舞台偏左在臥房門上端擺着小小型沙發，在房門那邊擺有幾隻藤椅。在供桌前是拜墊。整個舞台的中心部分要空出來。

梁母：小小姐，難得來一次，真是真客！  
西芳：媽！不要信她！她說是看妳老人家，那是表面話，其實還不是來尋哥哥的！  
魯萍：多嘴的小姐，專會開人家玩笑！（嬌嗔欲捉西芳，差灑地，恨怨地）隨便拿人開玩笑！  
西芳：說錯了！別見怪（向梁母身後躲躲，嬉笑着作鬼臉）  
梁母：算了！不要鬧了（拉住魯萍的手，慈鎮的笑）西芳這孩子就是這個樣子，七嘴八舌的亂講話！（轉過身也拉住西芳的手）魯小姐比你莊重得多了！她是妳哥哥的未婚妻，還不應該來接哥哥麼！  
魯萍：（羞澀而嬌嗔地）伯母：  
西芳：嫂夫人！原諒吧，在哥哥的面前多講一些好話，將來要靠哥哥與嫂夫人呢！  
魯萍：又在多嘴講說。  
梁母：別說這些了！妳哥哥已經在四年未回來了，我們應該準備歡迎。看！這房子已破舊了，在這個世界上，畢竟找不出永遠新鮮的東西，時間是一刻都不停留，一分一秒的向前溜走，當我在年青的時候，也像妳們一樣，對於光陰從來不知道愛惜，由星期一盼望着星期天，由正月盼望着新年，恨不能快一些長大，天天都沉溺在痛快幸福的日子中，但是當一個又接續一個的星期天，從我的身上毫無情意的溜走時，才覺得光陰如弦上的箭，轉眼間即會消逝的；再眼睜睜一個新年又接續一個新年的逝去時，才知道光陰的無情，一去便不再回頭，天天想沉溺在幸福快樂的日子裡，也真的是盡情的吃呀！喝呀！玩呀！樂呀！可是這些都是過眼煙雲，結果，一切都落了空，世間沒有永恆的事與物，徒使人平添無限的苦楚！過去盼望能快些長大，是的，沒有好久，真的長大起來，可恨哪！青春又不是永恆的，當我到了滿臉皺紋一頭雪白髮時，才瞭解到青春已離開了我，而且是一去不再返回！剩下的，祇是悲嘆，苦惱，哀怨，傷感了！  
魯萍：（感動地）伯母：是的，世間上，沒有任何的力量能挽回這個自然界的趨勢，前浪擁後浪，一代一代的衰老下去！  
西芳：對呀！所以才要把握住時間，及時玩樂。假若我是英國的瑪格麗特公主，我就一定放棄那個苦悶的宮廷生活，寧可嫁給湯生上校，愛情至上，鴛鴦共同沐浴在愛河之中，到處飛翔，到處歡笑！  
梁母：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魯萍：不知害羞！  
梁母：唉！慚愧！慚愧！這都是妳爸爸把妳溺愛放縱得壞了，這樣大的孩子便這樣的胡說八道，唉！我且問妳，如果妳真的是英國的瑪格麗特公主，也真的嫁給了湯生上校，也真的像妳所想像得那樣共浴在愛河！可是，妳能夠支撐住太陽永遠不向西沉落嗎？妳能夠永遠保持妳的容顏永不憔悴嗎？  
西芳：這個麼——  
梁母：怎麼樣呢？還有，還有天上有突然轉變的風與雲，地上有旦夕的禍與福，既使妳獲得一時的快樂，妳能保險這種快樂會永恆嗎？  
魯萍：芳妹年小，說着玩罷了！  
西芳：總而言之，總而言之，變也好，不變也好，我不去想這些！  
〔外邊男人說話的聲音。〕  
梁父：（穿長衫，淡一點顏色頭髮已斑白），由左房門而上。  
梁父：（興奮地）快一些準備，去歡迎我們那個兒子去，他在美國已經四個年頭了，這一次學成歸來，該為國家作一番事業了！呵！魯小姐也來了正好！同去歡迎。  
魯萍：伯父。  
梁母：我們都衰老了！現在看兒子的了！什麼時候回來？  
梁父：輪船馬上靠岸！快些準備！

西芳：(興奮地)真好極了！我們在哥哥方面該多學些時髦的東西了！

梁母：西芳，魯小姐！我們先進去收拾一下房間。

梁父：(來回踱着，焦急而又感慨的來回踱着)唉！四年了！四年了！我的頭上又多了許多白色的頭髮，這時代是屬於孩子們的，我們衰老了！

西芳：(疲倦的微笑)昨天早上八點鐘剛到達醫院，一個八九歲的小孩子被汽車撞傷了，拾到醫院已失去了知覺，傷他動了手術一個多小時，剛剛走出手術室，便接到一間旅館打來的電話，一個中年女旅客服毒！已人事不省，立刻趕到現場，緊急救護，拾回醫院再施灌腸手術！也是剛剛處理完了，從一個五十多歲的太太婆從樓梯上摔了下來，拾到醫院，狂喊叫，慚愧，我們不能使她那已摔折了的腿骨重合，她將永遠成爲殘廢。將她由手術室送到了病房，又是一個工廠的工人，手被輪機捲斷了！

梁父：(打呵欠)！

西芳：(疲倦的微笑)昨天早上八點鐘剛到達醫院，一個八九歲的小孩子被汽車撞傷了，拾到醫院已失去了知覺，傷他動了手術一個多小時，剛剛走出手術室，便接到一間旅館打來的電話，一個中年女旅客服毒！已人事不省，立刻趕到現場，緊急救護，拾回醫院再施灌腸手術！也是剛剛處理完了，從一個五十多歲的太太婆從樓梯上摔了下來，拾到醫院，狂喊叫，慚愧，我們不能使她那已摔折了的腿骨重合，她將永遠成爲殘廢。將她由手術室送到了病房，又是一個工廠的工人，手被輪機捲斷了！

西芳：(興奮地)真好極了！我們在哥哥方面該多學些時髦的東西了！

梁父：(興奮地)真好極了！我們在哥哥方面該多學些時髦的東西了！

西芳：(興奮地)真好極了！我們在哥哥方面該多學些時髦的東西了！

梁父：(興奮地)真好極了！我們在哥哥方面該多學些時髦的東西了！

西芳：(興奮地)真好極了！我們在哥哥方面該多學些時髦的東西了！

梁父：(興奮地)真好極了！我們在哥哥方面該多學些時髦的東西了！

西芳：(興奮地)真好極了！我們在哥哥方面該多學些時髦的東西了！

梁父：(興奮地)真好極了！我們在哥哥方面該多學些時髦的東西了！

西芳：(興奮地)真好極了！我們在哥哥方面該多學些時髦的東西了！

梁父：(興奮地)真好極了！我們在哥哥方面該多學些時髦的東西了！

西芳：(興奮地)真好極了！我們在哥哥方面該多學些時髦的東西了！

梁父：(興奮地)真好極了！我們在哥哥方面該多學些時髦的東西了！

西芳：(興奮地)真好極了！我們在哥哥方面該多學些時髦的東西了！

梁父：(興奮地)真好極了！我們在哥哥方面該多學些時髦的東西了！

西芳：(興奮地)真好極了！我們在哥哥方面該多學些時髦的東西了！

梁父：(興奮地)真好極了！我們在哥哥方面該多學些時髦的東西了！

西芳：(興奮地)真好極了！我們在哥哥方面該多學些時髦的東西了！

梁父：(興奮地)真好極了！我們在哥哥方面該多學些時髦的東西了！

西芳：(興奮地)真好極了！我們在哥哥方面該多學些時髦的東西了！

梁父：(興奮地)真好極了！我們在哥哥方面該多學些時髦的東西了！

西芳：(興奮地)真好極了！我們在哥哥方面該多學些時髦的東西了！

梁父：(興奮地)真好極了！我們在哥哥方面該多學些時髦的東西了！

西芳：(興奮地)真好極了！我們在哥哥方面該多學些時髦的東西了！

梁父：(興奮地)真好極了！我們在哥哥方面該多學些時髦的東西了！

西芳：(興奮地)真好極了！我們在哥哥方面該多學些時髦的東西了！

梁父：(興奮地)真好極了！我們在哥哥方面該多學些時髦的東西了！

西芳：(興奮地)真好極了！我們在哥哥方面該多學些時髦的東西了！

梁父：(興奮地)真好極了！我們在哥哥方面該多學些時髦的東西了！

西芳：(興奮地)真好極了！我們在哥哥方面該多學些時髦的東西了！

梁父：(興奮地)真好極了！我們在哥哥方面該多學些時髦的東西了！

西芳：(興奮地)真好極了！我們在哥哥方面該多學些時髦的東西了！

梁母：呵！可不要這樣說好話吧！我這是盡義務罷了。想出名，那就談不到了。也非我所求的了。

趙母：天青的話是給我聽的，還不如直叫我像梁叔媽一樣的送兒子去美國！

天青：就因為祇有我這一個兒子，才應用全力來培植國家，也給你老人家增添光榮，不對嗎！媽。

梁母：天青這孩子真會說話。想，恨不能立刻的出國，他是個大學生了，爲了出國，信了天主教，于斌主教就保送出境，信了半年多了。

梁母：（驚愕地）爲了出國信了天主教？

趙母：可不是嗎！祖宗牌位都給燒了！

梁母：祖宗都不要了？

天青：媽，你怎麼這樣講呢！那個木牌位又算個什麼東西？真能因此出國，將來返國發財當官，還不

人生，呀！什麼都不懂！這才使我們落後，現在處處都不如人家外國，這全是祖宗害了他做什麼！

梁母：佛陀呵！假若我是你的祖宗，在當時就知道會生你這樣一個子孫，早就把你扼死了！寧可降地獄，也不違犯古聖先賢的遺訓！

天青：媽！梁叔媽！我受了十六年的教育啦，現在的潮流不同啦！你們沒讀過書，不能怪你們！唉！真是對牛彈琴！

梁母：這個大逆不孝的兒子，唉！與我們那個十三點，真是天作之合呢！完了，人心不古，人心不古，連祖宗都不要，祖宗還要什麼子孫呢！

天青：媽！我這一代真不知作了什麼大孽。

西賓：這又是中國人不如外國人！在外邊離離起，下女與梁西賓上，梁西賓西裝筆挺。

下女：太太！少爺回來啦！

趙母：這真是大喜的事。西賓：（提着皮包，步入）媽！趙伯伯也在，呵！天

青！OK！天青，西賓大哥，呵！胖了黑了！更神氣了！

梁母：好兒子！四年多不見，你較前更英俊，更結實，好兒子！（向前拉住西賓，感動地）

西賓：媽！我回來了！（左右看）真奇怪，中國人就沒有西洋人的那股熱情，若是西洋人的話，兒子回國，爸爸媽媽，姐姐，妹妹都一定要到碼頭或機場去歡迎，看！我已四年沒

都來了，機場上一個親人都沒有！中國人不如外國人！這是小事，從小事可以看出大事了。

梁母：（驚愕的）我的兒子你在說什麼，難道你爸爸，你的妹妹，還有魯小姐，你都沒有看見？

西賓：呵！魯小姐！魯小姐在那兒！My Sweet heart！四年不見了！她的容顏還仍舊像盛開的花朵嗎？

梁母：兒子，爸爸，媽媽都不關心嗎？爸爸，妹妹都去機場了！

西賓：我沒有看到！沒有看到！

趙母：（望望天青）

梁母：我的兒子，你說的是些什麼？我的耳朵怎麼會聽錯了話。

西賓：這又是中國不如外國了，外國人發明助聽器，老年人決不會耳聾，帶上助聽器就聽不錯了！媽！你怎麼不穿一件紅的衣服，花的也好，在外國的老太太還穿鮮豔的開肩長裙子，怎麼中國人一點進步都沒有！

梁母：兒子！你在說什麼哪！

西賓：媽！妳老人家的耳朵是有點毛病了，大概是年老了罷！不！是中國醫藥衛生不如外國，營養也不如外國，現在剛到五十五，對了，對了，五十多一點吧！我記不清了，爲什麼耳朵就聽不清了呢。

梁母：兒子！你到底說什麼？

西賓：媽！My Dear mother，我說話聽不清！（高聲地）我是說假如妳老人家要生在外國，可就享福啦，汽車，洋樓，跳舞，吃玩都可，呀（望望魯小姐）

梁母：你先生是我的兒子嗎？

西賓：（擁抱西芳，又擁抱魯萍，魯萍羞澀的躲開）中國女孩子都應學一學外國女孩子的禮儀，呵，不過，大方了也不好！好比說吧！外國女孩子連害羞都是假的，在我們男人看起來，女孩子的羞澀最美了！在這點上，算爲拉平了！

魯萍：哥哥！

西芳：哥哥多會講話呀！比以前更會說了！我的哥哥

梁父：西賓！你已先回來了！我們到機場，乘客已全走空了，想不到飛機先十分鐘到達！西賓！我們都高興極啦！呀！趙太太也迎！

西賓：媽，不是夢，這是真的！

梁母：（摸着西賓，雙手顫抖）這是夢！是夢！是夢！

西賓：媽！妳老人家怎麼有些反常了？

梁母：我反常了？我反常了？兒子！是我反常了？還是你反常了？

西賓：媽！妳老人的耳朵沒有變嗎！哈哈！感謝上帝！感謝我天上的父耶和華（對西芳，天青，魯萍）

我在國外流浪了四年，常常想到可愛的家，也常常想起媽媽，爸爸！我會向上帝發誓，要作一個孝子，你（妳）們也應做孝子，因爲耶和華十戒中的第四戒就是：『要孝敬你父母』牠的兒子耶穌基督十戒中的第一戒就是：『要孝敬你的父母』

梁母：什麼華啦！帝啦！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兒子，你受過刺激？現在發了瘋不成？

西賓：媽！妳老人家高興到極點啦！有點反常啦！我告訴妳老人家，外國的基督教教堂，高一百多尺，早晚以及中午，清脆的鐘聲叮叮作響，朝日東昇，或夕陽西下，男女伴侶跪在教堂內，借耶穌基督的名，向上帝祈求愛的賜予。

（他）們的總統，世界上最有權力的人，代上帝向上帝祈求賜福。前線的槍林彈雨中，禱告的聲音比槍聲還響，所以嗎！所以麼，人家才成爲強國！我在外國研究了四年，我常在自我發問，爲什麼中國不強勝？積四年的經驗，才瞭解這個原因，就是我們未蒙我主耶和華的垂顧，如果全國人想富強，祇有一條路，就是打倒佛菩薩敬信上帝。

梁母：呵！

梁母：呵！

梁母：呵！

梁父：你發了瘋！呵！佛陀慈悲！西賓哥哥，你真是時代青年！（驚喜的望望他，又冷諷的看看梁父梁母。）

趙母：西賓你外國也信了洋教啦？呀！苦難的中國！

西芳：哥哥，你真好！西賓：在外國講科學，比如說吧，洗衣服用機械，代步用汽車，上樓用電梯，呵！總而言之，總而言之，太偉大了！

〔護士甲上〕  
護甲：呵！伯父、梁伯母、梁醫生呢，有一個工廠瓦斯管爆炸了！七十多個受傷，情形極重極了！救人要緊！

梁父：呀！什麼地方？護甲：車站附近！快請梁醫生趕到現場。衆同驚訝。

梁父：我那女兒剛回來沒有好久，一夜未曾睡眠。〔西芬披著睡衣上〕

西芬：呵！弟弟，你回來了！西賓：姐姐！西賓：弟弟，你離家四個月了，爸爸、媽媽成天成夜在想念著你，我們更在盼望今天

西賓：姐姐，是的，我也一樣。呵！怎麼你的頭髮還沒有變成麻本型？嘴也未擦美國的口红？對了，我特地為你擦上，保險有名香水，擦上，保險顯得年青而靚麗又芬芳！西芳：好哥哥，你也是最好的人，香水在那兒？

西芬：弟弟！護甲：梁醫生！不要誤了！車站前工廠瓦斯管爆炸，引起大火，七十多人受傷，現場慘不忍睹，快去救命去把！

西賓：呵！中國人太多了，我在外國這幾年，研究的結果，人太多了反而不能強國，死了個幾百幾千沒有關係，中國人都是迷信，哪！落後哪！沉醉哪，不值錢，多死點沒有什麼了不起，管他呢！我們四年來未見面了！大家開懷暢談吧！

西芳：呵！弟弟，也許你太興奮了，受了刺激，神經在錯亂，這些話不是你說的！弟弟，我要去救人，我是佛教徒！

〔西芬緊張由臥房而下〕  
西賓：這又是中國不如外國人了，在外國醫生衆多，技術高超，設備完善，要救這七十個人，太簡單了，一按電鈕就算啦！

梁父：你是怎麼一回事！〔西芬穿白衣由臥房上〕  
西芬：弟弟，我慚愧，爲了職務，爲了盡到佛教徒救世救人的義務，不陪你談了！

西賓：姐姐，還是我們談吧！梁父：她是佛教徒，救人要緊，西芬，快走把！〔西芬回頭〕  
西芳：護士甲慌張而下！  
西芳：她就是這個苦命人，不知人情！  
梁母：佛菩薩呀！〔身子顫

抖，雙目發直，站立不住，突然暈倒！  
魯萍：伯母！伯母！  
衆人同：〔驚慌的走過去，莽莽抱住梁母，梁父慌張的叫〕

### 燈

停電之夜，爲了趕寫一篇短稿，我點燃了一隻蠟燭，室內頓現光明。仲夏之夜的月亮特別明亮，柔和的銀輝，像輕紗般籠罩着臨窗的案頭；夜風從海邊吹來，驅走了白日的燥熱，跟大地帶來無比的涼爽。萬籟俱寂，夜闌人靜，斗室裡更寂靜的連心跳聲都聽得清清楚楚。

我展開稿紙，正振筆疾書，燭光突然一閃，眼前便是一陣撩亂。待我停筆注目細看，原來是一隻美麗潔白的燈蛾，急促地從燈火上飛過；看牠那種奮不顧身的樣子，好像是

有什麼重大任務在身，又好象是在尋找失落的什麼，然而牠失落的又是什麼呢？

「啊！好險呵，差一點兒葬身火窟……」我不由地驚叫起來，並爲牠的冒險捏了一把冷汗！我換了個姿勢，把蠟燭移向牆角，認爲牠不會再撞到燈火了，我仍繼續

西賓：媽！西芳：媽！媽暈倒了！趙母：可不好了！恐怕中暑！  
西賓：也許看我這兒子回來太興奮了！

### 蛾

埋首書寫。可是，燈蛾並不因難却步，調回頭來，擺動矯健的雙翅，又從熊熊的燭火上俯衝而過，險些兒把燈火撲滅；我估計着，牠那玲瓏的小身體，和那一雙透明的翅膀，可能已經負了重傷！不然的話，牠決不會顯得那麼焦急而吃力。

這時我忽然想起了蘇軾的愛物名句：「鈞籛歸亂風，穴隔出痴睡，愛風常留飯，憐蛾不點燈。」

古人如此愛物，身爲佛徒的我又怎能讓無辜的燈蛾，活活地燒死呢？當我收拾起紙筆，正要熄燈歸寢的當兒，可憐的燈蛾，又從黑暗

的角落裡飛來，勇敢地投向光明熾熱的燈火！熄燈時遲那時快，我急忙忙慌慌地趕，已經來不及了；同時更由於牠的身體已經負傷，翅膀已被燒毀，牠盡到了所有的力量，終於不幸地在燭光中倒了下去！

### 如萍

等堅強？牠的精神是多麼可佩？可是，牠的抱負有誰會了解？牠的慘痛遭遇，又有誰會寄予同情？唉！也不過只有聳立的巨燭，爲牠殘缺的尸身便和着燭淚，牠殘缺的尸身，便和着「燈淚」，永遠埋葬於光明裡了。

成功成仁的價值是相等的，牠總算是如願以償了！爲恐再有第二隻飛蛾來重蹈牠的「覆轍」，我無限感傷地把燈火熄掉。……

死的感觸，強烈地佔據着我脆弱的心靈，使我一直無法安靜入睡，我默默地坐在斗室裡百感交集，萬念俱灰，不禁悲泣中來，淚下如雨；一方面爲燈蛾的慘死致哀，另一方面也爲自己的愚痴而難過。我們但知惋惜燈蛾不應投火自焚，好像是自尋死路，而不知惋惜我們自己日常所作所爲！燈蛾是爲投奔光明而犧牲，犧牲得還算有代價，而我們人却往往會爲了一點點物質，金錢，竟會做出比燈蛾投火更危險的事來，這不更是值得警惕，也更值得惋惜嗎？！

體強健，受得了任何的興奮，決不會高興得暈倒！梁父：〔憤怒地〕去你的吧！中國人不如外國人，我慚愧未給你生個藍眼珠！〔鏗！鏗！鏗！〕

海角夜涼，我被一陣冷風從沉思中吹醒，好像是做了一場大夢。這時明月當空，疏星散落地鑲嵌在天邊；夜空已比剛才明亮，整個的大地，好像蒙上了一層輕紗，顯得特別的沉靜安謐。

我想藉寧靜的夜色，來撫慰我紛亂的心情，於是，便搬了一把竹椅，靜靜地走向空落落的天井。

夜是靜靜的，可是她卻並不寂寞。稻田裡，蛙鼓陣陣，草叢中，蟲聲唧唧，森林中，不時傳來一兩聲夜鶯的歌鳴……

自然界的樂隊，簡直比交響樂團的演奏還要迷人，中聽！螢火蟲兒，打着碧綠色的小燈籠，飛上飛下，也跟清溪熱鬧，月光中，遠山朦朧，近水淙淙，在在都表現着夜色的美麗和神秘。

我靜靜地躺在竹椅上，一面欣賞着永靜的夜色，一面仍懷念着燈蛾的犧牲，他雖非與我同類，然而，目擊慘狀，我又怎能無動於衷呢？……